

迪尼斯来诊所是因为浑身关节肌肉都痛，两只手腕连一杯水都端不起来。她紧皱着眉头，侧面看上去已象个老人了，其实她才 45 岁左右。

一般手腕痛与职业有关，所以我就很自然地问她做什么工作，她摇摇头说，这与手痛无关。

看见她的表情，我想到中国有句话“泡在苦水里”。两只似乎永远也流不尽泪水的眼睛茫然地看着你，叫人见了都心酸。

我打开病历看到她在一行字下重重地划了一条杠杠，“怕针灸，又不喜欢针灸”。我们彼此都沉默了。我心里明白，她是痛得走投无路才找上门来的，而这行字也告诉我，她那恐惧的心理。于是我半开玩笑地拿了一根耳针，让她看，只比她的手指甲宽一点，让她放心。还没等她反应过来，针就已经插进穴位去了。手腕进针后，我在她的百会又加了一根针。当我转身准备出去时，她说：“你还没有问我什么呢！”



“你有什么要说吗？”我反问她。

“我是痛得没有办法了，我找西医治疗，他们除了开刀就是 X 光，实在找不出问题时，就开一大串药，我被治得越来越痛……”

我很耐心地听她说完后，告诉她，“先别多想，试一试放松自己的肌肉，睡一会儿……”

过了几天，她那一片乌云笼罩的表情似乎放晴了一些，告诉我她的手痛好一些了，吃饭时刀叉也不掉到地上了。与上次一样，我又号号脉，看了舌象，手腕上二根针，

百会扎深了一些。

以后的治疗中，我发现她抱怨自己的疼痛越来越少，病状也逐渐减轻了，就告诉她，可以不用来针灸了，到这时她才对我说：“不知怎么的，自从来找你看病后，我天天做梦，且天天接着做，就象放电影一样……”

“梦中，我是一个修炼人，在一个很盛大很庄严的法会上，我穿着一身贵重的袈裟，身旁一个捧着油罐的小和尚一不小心将油泼撒在我的衣服上，我立即大发雷霆，一边斥责他的愚蠢，一边后悔自己在这么严肃神圣的地方管不住自己。那张滔滔不绝的嘴里还将这件袈裟的价格有意夸大了许多倍，心里也恨自己为什么对这样的小事居然大做文章而忘了修炼人了脱一切之本。那小和尚被我骂得六神无主，就在地上跪下了，我心里觉得自己的可憎，但脸上又表示出自己的得意……”

第二天的梦：

“我又在一个讲台上连篇指责别人的过错，象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从理论到依据把对方的观点驳斥得一无是处……而自己的意念中，又很清楚我不过是个口齿伶俐的假和尚。”

“现在我才知——

这一辈子，那个曾经被我骂得下跪的小和尚，现在是我 24 岁的瘫痪的儿子，从生下他后，我的头发一片一片地变白，我的身体愈来愈糟，一切全为了他，却一直受他的不敬的回报，从背着他一直到推轮椅。现在他又高又大，我已经无力再推他了，我的两只手已经推到感觉再也不是自己的手的程度，又痛又麻，他还嫌我快慢不合适……这双手就像当年把油不小心泼到我的袈裟上那小和尚的手一样，它们不听使唤了……

唉，当初我如果对人不是那么刻薄、苛刻，今天我也许不会轮回到这种地步。”

是啊，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呢……◇（文/玉琳）

看不见的未必就是不存在的

X 是军队某总部机关的军官，因工作关系经常陪同总部领导外出。一次他陪同某领导到五台山去朝拜，这位领导是逢殿必进，见像就拜。领导拜佛像，开始他还恭候着，但佛像拜得多了，时间花费得也就多了，X 心里便慢慢变得不耐烦，心里犯起了嘀咕：“你们整天教育我们要无神论，可自己却在这里拜来拜去的。”等拜到后来，多半天时间过去了，X 在一边等得实在是不耐烦了，有气没处撒，照着身边的罗汉像“啪”、“啪”打了两个嘴巴，边打边骂：“讨厌”、“讨厌”。从此开始，本来一直“顺水船”的 X 事事不顺，整整倒了两年霉。回首那两年，X 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可

看不见的未必就是不存在的啊！”

Y 是某政府机关公务员，看见别人买佛像，他也买了一个底下装有弹簧的观音菩萨像回家。他对着菩萨像说：“别人都给你磕头，这次你给我磕头。”边说边随手拿起一根铅笔打菩萨像下面的弹簧，打得菩萨像一晃一晃的像是鞠躬的样子。这一打可坏了，Y 自己随之腰疼得直不起身来，一直持续了好长时间。事后他吓得跟别人讲：“看不见的真的不一定不存在，以后我可再也不敢胡来了。”

后来在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中，他一直保持缄口不语的态度。◇



老总、我及他的女儿

文/志铭

【慧园】我在一个大企业中负责销售业务方面的工作，走南闯北的。搞销售的人如果有私心、贪心的话，在费用、报销、佣金方面是有很多来钱的灰色渠道的。但作为一个法轮功修炼者，就能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该得的东西就不得。表现在工作中就是兢兢业业，勤劳任怨，不贪不占，正直善良，赢得了公司上下一致的赞许与敬佩。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开始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各种媒体对法轮功的造谣诬蔑铺天盖地。面对社会的巨大压力，我象以前一样在各方面做一个好人。领导和同事们看在眼里，默契地暗中保护着我，有关部门来查问时他们都给挡着。不管电视、报纸把法轮功诋毁得怎么厉害，老总和同事们对我的信任和关爱一如既往。

有一天，总经理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向我介绍他的女儿。十八岁的女儿充满青春气息。她中技学校刚毕业，要自找职业。老总说，

凭他在深圳市的关系，政府官员，企业老板，战友，朋友，可以说去那个部门、企业都不成问题。但是如今的社会风气如此的腐化、败坏。他担心女儿走向社会大染缸会学坏，也信不过那些道貌岸然的官员、老板，甚至战友、朋友（因为他也常与他们到一些色情场所厮混，交流“泡妞”经验）。

想来想去，老总想到了我，让他的千金宝贝跟着我这个法轮功学员他就绝对的放心。于是安排他女儿给我当助手。并当面交代他女儿，要向我学习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像我一样待人处世，末了，好象要跟什么潮流似的，补了一句，说：“但不要学习法轮功。”我当即纠正说：“老总你错了，要先学习法轮功，才能做好人，做好事，才不会在世风日下的社会中被毁掉。”老总笑着默许了。

就这样，老总的女儿成了我的助手，跟我一起跑南闯北，老总夫妻很放心，老总的女儿很开心，我呢，很静心。◇

永远消失的村庄

同事老李要调到一个新公司去了，这天，他特意跑来与我话别。

他说，他把我给的法轮功真相光盘拿回家看了。他沉思了一下说：“其实，中共干的那些坏事我绝对相信。因为我就亲身经历过……”

“那时我还在当兵，在‘六四’前后吧，在西部民族冲突中，一个村庄被军人斩尽杀绝，就连一个小孩子都不放过，那场面真惨烈啊。杀人的事我没干，……但想起来我都睡不好觉。中共为了避免消息传出去造成影响，就在电视上利用移花接木的手段，说这个村如何在民族政策指引下安居乐业，其实呢，这个村已经被在两个月内铲平了，撒上种子，浇上水，长出谷物，一切都被掩盖了，什么都不会存在了，没有人会相信还有一个村庄在这存在过。”

“但我做过好事啊，‘六四’的

时候，我负责在哨卡抓捕上天安门的学生，我还放了一个少数民族的学生干部，他声泪俱下地哭说天安门的惨烈，他的表情和我的经历告诉我，这是真的，我就把他给放了……”

最后他说：“我的经历别人都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了，也算悔过吧！现在太黑暗了，他们什么都做的出来。我上党校的时候，他们公开说现在这个时代胡作非为有人撑腰，不用害怕，学什么数理化啊，你们听上面的命令就行了，就给你们毕业了。现在回想起来真邪恶啊。我以后再也不做傻事了，有机会我也炼法轮功。”

现在有机会见到他，他总要让听他唱上几句赞美诗《法轮大法好》。◇（文/健宁）



救命的一句话

【明慧网】我的丈夫是森林防火护林员，面对的是较艰险的工作，疏通砍伐护林带。

今年五月初一（日食）上午十时，丈夫所在的护林队在组长的带领下正用电动锯砍伐护林防火带，突然天地黑暗下来，骤然刮起一阵旋风，飞沙走石中，大树把高压电线砸断了落在地上，这可是要出人命的大事啊。当时组长拔腿便跑，跑出几步，便大叫一声扑倒在地，组员小刘跟着跑几步也倒在地上。丈夫看到此情景呆住了，急呼：“师父救我！”刚试着跨出半步，脚还未落地，就觉得有一股逆流随脚上下强烈感应，他收回脚，原地站着，却没事。丈夫和另外两名组员小王、老赵吓得一动不敢动。这时丈夫听到一个亲切的声音在耳边说：“不要跑，跳出来！”

丈夫定了定神，按照声音说的，试着独脚跳出来，跳累了，双脚并着跳出来。这下真神了，越来越感到轻松，没事了，得救了！小王和老赵一看，也一步一步跟着跳了出来，都得救了！丈夫热泪滚滚，哭喊着：“是师父救了我的命！师父救了我的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得救了！”三个人抱在一起嚎啕大哭！

后来他们叫来救护车，切断了高压电源，可是组长和小刘浑身乌黑，再也醒不过来了。

丈夫回家和我说了他经历的生死劫，我真是感慨万千。我修炼法轮功十多年了，从原来的病痛缠身、脾气暴躁，变成身体健康、性情温和，丈夫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很支持我炼功。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丈夫也曾迷惘、怀疑过。我经常给他讲法轮功好的真相，又有我这个真实的例证在身边，他终于明白了法轮功是好的。后来，他还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

今年春天，丈夫所在五人一组护林队中，组员小王和老赵在丈夫的劝说下明白了真相，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但是组长和组员小刘不相信，没有退出中共组织。一个月后，生死劫难就发生了。◇（文/秀华）